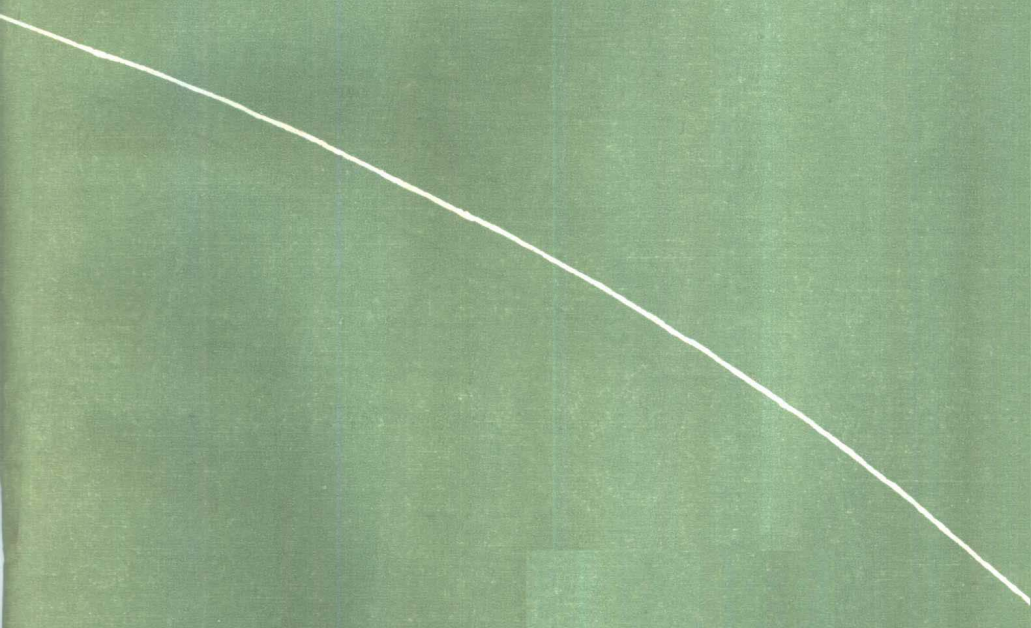


新人



〔英〕C·P·斯诺 著 程雨民 译

新人



山西人民出版社

THE NEW MEN

by C.P. Snow

MACMILLAN & CO., LONDON

1960

新 人

〔英〕C.P.斯诺 著

程雨民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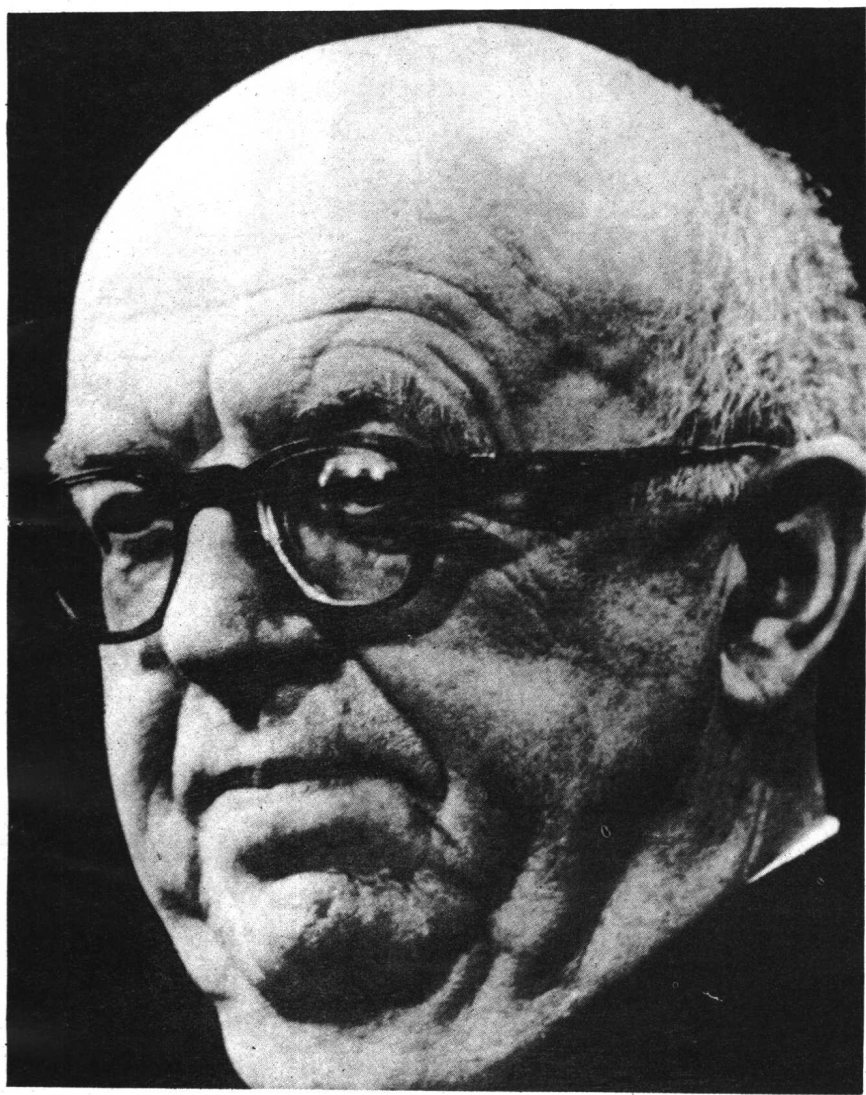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22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

书号: 10088·857 定价: 1.20 元



C·P·斯 诺 像

译 本 序

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 通常称C.P.斯诺, 为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他一生经历丰富, 最初从事物理学教学与研究, 继而从政, 同时终生坚持文学创作, 而且这些不同方面的活动在他身上是协调一致的; 自然科学的修养以及对科学界的深入了解是从事实活动的基础; 学界和政界的经历是创作的源泉。作者的一生体现了他自己所倡导的“两种文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的结合。

C.P.斯诺早年在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学, 并任教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参加政府工作, 1940—1944年任劳工部技术司司长, 致力于组织科技力量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战后, 1945—1960年任文官署专员, 1964—1966年任技术部驻议会次官。在剑桥任教, 以及以后在政府任职的同时, 斯诺不间断地从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集《生人与弟兄》, 其中包括十一部相互连贯而又自成起讫的小说, 分别出版于1940—1970的三十年间。在《生人与弟兄》之前写过小说《探索》(1934)。小说集结束以后, 又写了《不满分子》(1972), 《睿智之举》(1974)和《一层清漆》

• I •

(1979)。除小说外，C.P.斯诺还写过评传《多样性的人物》，《特罗洛普》，《现实主义者——八位小说家的写象》，以及演讲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1950)。一九五七年斯诺因工作与写作的成就，被授与爵士称号，一九六四年又封为 非世袭男爵。

《生人与弟兄》中的十一部小说，虽然每本都有独立的情节，互相并不牵连，可以分开来看，但是统观全书却是斯诺一生经历和见闻的艺术写照。起串连全书作用的人物刘易斯·艾略特，也就是整套小说集中的叙述者，出身于外省小城市，早年当过律师，后在剑桥教授法律，大战爆发后走上宦途，在主管科研及武器制造的部门任文官。这些经历，除了物理学家变成了律师之外，均与斯诺本人相同，而小说中另为刘易斯安排了一个兄弟马丁，为剑桥出身的物理学家。小说集的线索就依据刘易斯的一生，分为早年外省生活(《希望的年代》、《乔治·巴桑》)，律师生涯(《富人的良心》)，剑桥学院生活(《光明与黑暗》、《院长们》、《事件》)，战时及战后的官员生活(《新人》、《归家》、《权力的走廊》)，以及晚年生活(《理智的沉睡》、《最后的一些事情》)。因此可以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家，C.P.斯诺的创作是以亲身的经历为泉源的，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小说中的具体情节都是真实的，相反，这些小说的情节毋宁说都是虚构的。

C.P.斯诺在《现实主义者》一书的序文中对种种所谓的“现代派”作了精辟的批判。他在开宗明义说了小说必须讲一个故事之后写道：

……但是我们看到有人要把这一点加以抛弃，而把小说看作为、写成为一种词语构成的谜，须由比原作者更为聪明

的人来猜破。类似的情况在过去的文学史中也曾发生过，不过不仅对艺术本身，而且对艺术所由产生的社会而言，一直都标志着衰落的时期。

那么，现实主义的小说应该起怎样的作用呢？

……虽然讲故事这一点是必需的，但还不是足够的……有许多经验固然只能从第一手的经历得到，但我们也可向最智慧的艺术学习。艺术的酬报有各种各样，但这是一种：它使我们发现别人以及我们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斯诺写自己经历的原因也就十分明显了。他是要把最了解的人和事写出来，使读者能够加深对这些人和事，并通过这些人和事加深对自己的了解，这是看他小说的“酬报”。也从这角度，我们认为小说集中关于刘易斯官员生活的几本书（《新人》、《归家》、《权力的走廊》）以及集外的《睿智之举》等，能够给我国的读者更大的“酬报”。因为这几本小说里写的都是政界人物和科学家，以及所谓的“高层政治”，这正是C.P.斯诺了解得最深刻，最具有独到之见的领域。正因此，他的小说才称为“权力的研究”和“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新人》出版于一九五四年，并于同年与作者的另一部小说《院长们》一起，获得詹姆士·泰特·布拉克纪念奖。

《新人》所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以及从事这项工作的科学家们波澜起伏的内心经历。

工人家庭出身的科学家卢克态度率直、鲁莽，但是他富于想象力，有创见。他知道自己所应有的名誉地位，但并不为此而去钻营，相反，高度的责任心驱使他坚持冒生命危险亲自动手从根据他的理论建造的反应堆中取出放射性产品。

相比之下，马丁·艾略特的性格要复杂和矛盾得多。他不如

卢克富于创造性，但是善于做切实的工作。在毅然支持卢克的方案，并且共同促使试验成功上，他显示了自己的见识和能力。他有正义感，富于理想；但同时又有遇事深思熟虑，甚至工于心计的一面。在美国首先制成原子弹，并在日本使用之后，他首先的反应是要置自己的事业于不顾，无情地揭露其以千万人生命作为试验品的真实目的。但经过反复权衡，他又决定保持自己的地位，为英国早日制成原子弹，因为只有这样英国的科学家才能有更大的发言权。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后，他又产生了越过卢克而谋取研究所负责人职位的算计。然而到真要委任他的时候，出于内心深处对于资产阶级政客滥用原子武器的忧虑，为了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自由发言权利，他终于拒绝委任，辞职去搞纯科学的研究。

新人自然不止这两个。盖特列夫、蒙铁尼等科学家也都是的。刘易斯也是的，他是新官员的代表。

“旧人”又有些谁呢？贝维尔和罗斯可以算是代表。他们是政客和官员，这和新人中大多数为科学家，大概也算得是一种对比吧。但区别当然不在于职业，甚至也不在于人的素质。这只要看一下刘易斯对贝维尔的感情（尽管观点上常相经庭），以及他对罗斯的崇敬（尽管感情上始终不能融洽），就可以知道。就是德洛贝尔所长，也不仅在诡谲的下面透露出办事的公道，而且在实验失败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是一位胜任的领导人物。新旧人物的区别在于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变了，需要有适应新形势的人物来支撑局面。《新人》中有一段贝维尔酒后吐真言，用他的典型语言谈到了这一点：

……贝维尔的眼光从马丁身上向我移过来。“你知道，你们伙计们有些事情要做。”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

“要把这古老的国家支撑下去，已经不像我在你们这年龄时那么容易了。假使象你们二位这样的人儿不赶快接替上来，前途可不很乐观呢。”

马丁和我都直接回答他，而并没有相互交换意见。但是我们是一致的：他所曾目睹之主要强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这个国家得想方设法自己找活路了，然而这是可以办到的……（第三十八章）

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作为一个二等国家就得想方设法过日子。（所以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大概也是为了在这世界上谋个立足的地吧）。这是C.P.斯诺站在维护现存制度的立场多次表示过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他心目中，“支撑”这局面的新人都要有忠诚于自己的信念和能够应付时代的挑战（靠机智过日子）这样两个方面。马丁的矛盾所以具有典型性，就因为在他的具体处境中这两个方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科学家的正义感同他为国家和个人利益工作的愿望陷入了势不两立的斗争。第一个回合的结果后者暂时胜利了，马丁积极想要为研制核弹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信念的力量是强大的，第二个回合的结果信念得到了胜利。马丁放弃了地位和前程，换得的是坐在背荫的房间里眼看着雨后初晴满院的灿烂阳光，心情平静而低沉。

新人们的信念是什么呢？那还是正义、公正、学术自由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的旧传统。在二次大战前后一段时期，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激起过很大的反响，斯诺比较客观地写了这些情况，但由于他的生活范围，只能限于上层的知识分子，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就不很了解，更不用说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他不可能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质，以及共产主义取

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而且归根到底这些是同他的思想体系相敌对的。至于他自己所谓的新人和旧人，则他讲得很清楚。旧人如贝维尔之流内心把共产主义认作比希特勒更危险的敌人，而新人则对共产主义有不同程度的同情或了解，至少准备作为现实来加以接受，但他们效忠的信念则仍旧是民主自由这一套。所以很明显，C.P.斯诺的“新人”并不是真正新时代的人，而仍然是同他们的创造者一样属于旧世界的，只是旧世界中的新一代。

但是是不是真的“新一代”替代了旧的一代呢？“帝国作风”的官员可能换了班，但是“新人”的代表卢克只是技术领域里的一个负责的行政人员，另一个代表马丁成了消失在学院中背荫房间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而科学家们所担忧的可能滥用科学成果的实权势力却照旧原封不动地存在着，而这些才是旧世界真正的统治力量。那么“新人”的思想意识，特别他们极力主张的“学术自由”呢？它不仅事实上是一种空话，而且这部小说本身实际上就写了在当前世界的现实生活中，以战争或“防共”为口实，无情地撕去了这一层伪装的过程。不管斯诺笔下的科学家如何向往“学术自由”，他写出的却是一桩桩露骨的剥夺自由，而没有能写出一桩享受到“学术自由”，或者哪怕有人出来试一下争取自由的事例：所谓“学术自由”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些矛盾是斯诺的世界观所必然会带来的。

斯诺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都要起一种解释的作用。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现实世界之中，这是现实主义小说所必须做的。但是作家还必须利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心理知识来剖析人物。对心理和人性的了解是一种认识活动——这一观点在C.P.斯诺的理论和实践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斯诺的小说给人的印

象是理智的，是重思想而轻感情的，甚至是枯燥的，在上面的引文中他自己也称好的艺术为“最智慧的艺术”，看来真与感情无缘了，但是我们只要不完全凭印象，而稍为仔细地分析一下，他的小说却又都是写的心理活动，甚至可以说都是感情，《战争风云》的作者赫尔曼·沃克称之为“普鲁斯特式的特写”。这是真的，斯诺的心理描写不仅在细致程度上是“普鲁斯特式的”，而且直接还应用了普鲁斯特的方法，如在《新人》中就有两处“无意识回忆”的例子，写得很有梦幻的气氛。但因为都是剖析和认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个角度写的，感情是供分析而不是诉诸于读者的感受的，所以给人的印象还是理智的活动。而斯诺所要我们在别人和我们自己身上发现的也正就是这些内心世界中的“某种东西”。

我们没有看到过斯诺对东方写意画的论述。但是在《新人》中随处可以遇到淡淡几笔渲染出一个鲜明而淡雅的境界的例子。譬如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以及写到斯特拉特福的几章，都是这样。连用的语言也是“写意”的，很多是名词句，然而这方面在译文中就不免有所损失了。象征主义的手法也依稀可见，如马丁最初提到裂变的研究时，室外正大雨滂沱，而他暗算卢克的时候是一个寒风刺骨犹如严冬的八月之夜，当他退出核弹制造的工作后的一景，则正好雨过天晴，满院骄阳，但他已经处身于阳光不到的背荫房屋里。另外，《新人》中的对话时常仅在开头处用对话的形式写一下，接着就转为作者的叙述，但仍旧保留着说话人的思路，初读起来可能有些不太习惯。

但是这些个别的技巧除外，斯诺小说总的说来仍然是“没有方法”的现实主义作品。把内容和方法加以区分，方法为内容服务，而且新方法的探索主要从丰富现实主义手法的角度出发，而

不是用以替代或排斥现实主义——这些方面可能对我们也有些启发。

译者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次

译本序

第一部份

可能性的问题

第一章	同兄弟争论·····	(1)
第二章	一个代号·····	(12)
第三章	差一点儿可以算是先见之明·····	(18)
第四章	使花招的结果·····	(21)
第五章	处境窘困者的忠告·····	(29)
第六章	早晨上办公室以前·····	(37)
第七章	浴室里传来的声音·····	(47)

第二部份

实 验

第八章	一个谨慎的人从事赌博·····	(55)
第九章	真正婚姻的一瞥·····	(62)

第十章	普拉特俱乐部之夜	(68)
第十一章	两种危险	(75)
第十二章	常规的面晤	(80)
第十三章	在平静的河水旁	(86)
第十四章	出乎意料的鼓励	(92)
第十五章	弟媳妇	(98)
第十六章	曲线图上的点子	(104)
第十七章	曙光初现时的口角	(115)

第三部份

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结果

第十八章	官式征询意见	(127)
第十九章	新的耳语	(131)
第二十章	尝到了胜利	(139)
第二十一章	雪地上的一道光	(147)
第二十二章	病房里的咒骂声	(156)
第二十三章	“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事情”	(168)
第二十四章	“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呢?”	(176)
第二十五章	阳光中的嫁接玫瑰	(182)
第二十六章	此所以需要有一个兄弟	(194)

第四部份

私人生活中的一个结果

第二十七章	无法忘却的一个下午	(203)
-------	-----------	---------

第二十八章	“现在你指望他做的是什 么？”……………	(211)
第二十九章	屋樑下压低的声音……………	(220)
第三十章	大雾中的欢乐时刻……………	(228)
第三十一章	为头脑清醒者天造地设的情景……………	(233)
第三十二章	极度的苦恼……………	(242)
第三十三章	妻子和丈夫……………	(246)
第三十四章	摸起来是温暖的……………	(255)
第三十五章	猜疑的邪光……………	(264)
第三十六章	卡通式的相似……………	(270)
第三十七章	孤独的人们……………	(275)
第三十八章	户外说的话……………	(284)

第五部份

兄弟俩

第三十九章	进行重赏的幕后技巧……………	(295)
第四十章	访问囚犯……………	(301)
第四十一章	严寒中的闪闪灯火……………	(306)
第四十二章	一个立足之地？……………	(315)
第四十三章	一个新的帝国……………	(322)
第四十四章	兄弟俩……………	(326)

第一章

同兄弟争论

我第一次听到那传说，是在同我兄弟争论到半中央的时候，当时我是在试着劝他不要结婚，那消息显得不过是谈话中的一个串插。

二月下半月的一个阴雨、刮风的早晨，他带着爱丽妮来我处一起吃午饭。那是一九三九年，我还住在学院里。当我们坐在我的餐室里用餐的时候，雨哗啦啦地打在窗上，有一两次炉烟从十六世纪的敞开式壁炉倒吹进屋里。外面是那么暗，所以我把所有的壁灯都打开了，映在板壁上显得很温暖；在这舒服的灯光中，伴随着震撼窗格玻璃的阵阵劲风，爱丽妮开始使劲要把我拉到她一边。

这以前我没有遇到过她，但是马丁多次提到她的名字，使我对她有所猜测。最初马丁是在伦敦偶然认识她的，那是在她一位比较富裕的朋友那里。我了解到她没有钱，却并不缺乏人邀请她。这情况看来使马丁感兴趣，但是我听起来她倒十分象一个寒伧的时髦姑娘，自己已经认定最好的机会是找个能干的丈夫。

我越是听到她，就越是为马丁发愁——就象一个父亲为儿子担忧一样，因为我们中间有九岁之差。他还只有二十五岁，尽管别人认为他沉着持重，绝少可能鲁莽行事，而且异乎寻常地善于照料自己，我却仍然禁不住感到担忧。

吃这顿午饭的前一天，马丁仿佛不大在意地问我，是否愿意见见爱丽妮。然而我知道，她也知道，这是一次相亲性的访问。

她一开口打招呼就呼唤我的教名，而且，当我为她斟一杯雪利酒的时候，说道：

“我一直在想象，你长得定比马丁黑。你应该长得黑！”

“你应该喝雪利，”我说。她的那份厚脸劲儿使我恼怒，却又有着它的吸引力。

“饭前总是喝雪利酒吗？”

“还有什么别的？”我说。

“老一套的口味！”她嚷嚷道。“好，这可是我料想得到的。”

我们开始吃饭，她依旧不停地逗弄。她这种逗弄既自然又老练，正是喜欢招惹比自己年长的男子注意的那种少妇身上所常见的。她的仪态象个顽皮的女儿，她的笑声频率高，玩世不恭，尖刻而带着一种有节制的欢欣——但是在这些下面，归根到底却有足够的顺从使人喜欢。

然而，尽管仪态如此，与她的年龄相比，她依旧是看老的。她年龄与马丁一样，长得身材高大，胸部丰满，站立姿势稍微前倾，使人感觉到她对自己的体形很在意；每当她发笑的时候，她时常俯下身子，使她的高度进一步减低，这样她就显得举止象个小女孩。她面颊上的皮肤已经衰老，在脂粉下显得红红的。

她的面貌并不美，但是她眯缝的棕黄眼睛，在沉湎湎上眼皮